

[日]隆庆一郎 / 著 姜涛 / 译

鳩

占

鵲

巢

影武者

德川家康

中



影武者

鳩
占
鹊
巢

中

[日]隆庆一郎 /著 姜涛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武者. 鸠占鹊巢/(日)隆庆一郎著;姜涛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08-4342-6

I. ①影… II. ①隆… ②姜…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1630号

KAGEMUSYA TOKUGAWAIEYASU by Keiichirou Ryu

©1989 Mana Hanyu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2879

影武者: 鸠占鹊巢

作 者 (日)隆庆一郎 著 姜涛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1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342-6
定 价 32.80元

目次

第八章 千姬	一
第九章 转变	一七
第十章 大御所	六九
第十一章 骏府	一二三
第十二章 偃武	一九七

二郎三郎觉得自己所处的位置很有讽刺意味。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大半生都在和专制君主做着斗争的自由战士，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专制君主的顶点上。他不会觉得很尴尬吗？二郎三郎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担当征夷大将军这个重任。

“我该怎么做？”

二郎三郎用他特有的直率方式，向本多弥八郎问道。但就连弥八郎也无法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弥八郎深思良久后说道：“要使德川家可以长久地稳坐天下。”这个回答，就弥八郎来说，未免有些太平常了。

“这个我知道。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到底该做些什么？”

“是啊……”弥八郎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并不是弥八郎的头脑变迟钝了，正相反，弥八郎的大脑现在正飞速地运转着。如果对方是家康，弥八郎肯定会像平时一样，做出简单明了的回答。但正因为对方是二郎三郎，弥八郎才会有些犹豫，从而陷入了沉默。

弥八郎现在已经认识到，二郎三郎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人物。这个结论是弥八郎在分析了二郎三郎近两年的所作所为之后得出的。弥八郎经常想，这个人实在不简单，敏锐远胜于秀忠，而且性格刚强。在这两年的暗地里较量中，胜者很明显是二郎三郎。

如果自己教会了这个强人如何去做征夷大将军，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呢？这个担心，使得弥八郎有些不知道怎样说。

简单地说，弥八郎担心，如果二郎三郎知道了作为征夷大将军该做些什么事，那么他会不会故意不去做这些事？如果他知道了什么事不能做，他会不会反而故意去做？对二郎三郎来说，所谓的德川家的百年大计没有任何价值。如果因受秀忠逼迫而需要自救，他完全可能毁掉德川家。看看他在长福丸出生时，是如何毫无顾忌地威胁秀忠的，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点也正是弥八郎最担心的。

如果事情仅仅如此，倒也罢了。问题是还有秀忠，这个阴险的家伙，认为二郎三郎就任了将军就万事大吉了，现在正在欢呼雀跃，太浅薄了。弥八郎越想越觉得危险，德川家说不定会毁在此人手里。反而是二郎三郎，让人觉得很值得信赖。

现在的问题集中在一点上，为了德川家，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利用二郎三郎。弥八郎抬头轻轻看了一眼二郎三郎，舔了舔嘴唇，说道：“加强直系大名的力量，削弱外姓大名的实力。这是第一点。”

“这我知道。”

“另外，通过江户的城市建设，新筑江户城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工程，耗费外姓大名的金钱。”

“这种做法真让人恶心，但中纳言大人肯定喜欢这样欺负别人。”二郎三郎绷着脸说道。

“没收没有子嗣的大名的领地，然后封给自己人。”

大家现在已经都知道，因为这项政策的出台，很多大名在后来都消亡了。关原之战最大的功臣小早川秀秋，在庆长七年（1602年）十月早逝之后，德川家以其没有子嗣为理由，没收了小早川家在冈山的五十一万四千石的领地。

“和外国的贸易，只能由德川家，也就是幕府来操作，禁止其他大名染指。”

二郎三郎点了点头。根据威廉·阿达姆斯的建议，二郎三郎已经有了这样的打算，并已着手做了一些准备。阿达姆斯和他的同伴扬·约斯坦正在秘密地进行着这项工作。

“把各地的金银山都收归幕府直辖。不过，这件事你好像已经干得差不多了……”

弥八郎用嘲讽的目光看着二郎三郎。关原会战之后，二郎三郎趁着以秀忠、弥八郎为主的德川家的首脑们正在忙着制定天下大名们的“盆栽移植”政策时，

把各地的矿山都已收归德川家直辖，并派了自己的心腹大久保长安做了矿山奉行。弥八郎也从这个很有远见的行动上看出，二郎三郎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然后呢？”二郎三郎装糊涂岔开了话题。

“剩下的事就是如何处置秀赖公。”

正如弥八郎所说，如何处置大阪城里的丰臣秀赖和淀君，是摆在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面前的最大难题。家康原本是丰臣家的家老。到今天为止，淀君也仍然很执着地坚持着，秀赖是主君，家康只是秀赖的家老。不管家康的实力变得如何强大，这种支配关系都没有改变。但是，随着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这种关系被一举扭转。征夷大将军是所有武家的领袖，不可能有武士把征夷大将军当作自己的家臣，每念及此，淀君总是懊恼得夜不能眠。好在，现在秀赖还很小，这终于为淀君找到了一个借口。

秀赖这一年十一岁。十一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当征夷大将军的，所以现在只能让自己的家臣首领家康来暂时担任这个职务。秀赖一旦成人，当然要让家康把将军的位子还给秀赖。

淀君在这个想法中表现出了极强的名门意识。可是很明显，秀忠的想法和淀君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大相径庭。秀忠之所以把自己继任将军大位的时间定在两年后，也是为了对付丰臣家。秀忠继承将军大位一事，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政权转移，这里面含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可以把此前的一段时间当作战国末期。在这个时期里，不看阶层、不看身份，只看实力。家臣推翻主君，胜者王侯败者寇，被当作了公理。就拿征夷大将军这个职位来说，这个统率天下武家的称号，现在虽然被授予了家康，但继任者可以是任何人，只要这个人拥有足够的实力。现如今，的确是德川家拥有绝对的实力，但如果家康不在了，那么情况会如何变化，就很难预料了。如果继任将军的是秀赖，或是伊达政宗，甚至是萨摩的岛津，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天下本就该轮流坐。

在这种情况下，家康把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秀忠，实际上就宣告了这个“下克上”时代的终结。百姓也应该认识到，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即将到来。当然，开创新时代，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因此，传承将军大位一事必须要及早，趁着有“日本第一军事统帅”之名的家康在世时进行。秀忠最大的弱点就是，如果被世人知道家康已经死了，那么战国乱世将依旧持续下去。

秀忠最大的敌人是秀赖。

尽管在关原会战后，秀赖的领地已经从二百万石剧减至六十五万石，但他在精神层面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加藤清正、福島正则、浅野幸长等旧丰臣家大名，就是秀赖的力量基础。征夷大将军二郎三郎最重要的任务是明摆着的——削弱这些大名的实力，把秀赖变得孤立无援后除掉。

但是，二郎三郎根本不打算消灭丰臣家。因为丰臣家灭亡之时，就是二郎三郎被杀之日。很明显，到了那时，二郎三郎就失去了利用价值，秀忠肯定会吐掉胸中郁积多年的这口恶气。

有一封很有名的信，是仙台的伊达政宗在关原之战的第二年，即庆长六年（1601年），写给堺的富商今井宗熏的。在信中，政宗直截了当地讲了他对秀赖未来的看法。旧丰臣家的大名们很可能都在心里这样想着，只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应该趁着秀赖殿下年纪尚幼时，把他送到伏见或江户，总之要在家康公的身边。在他成年之后，由家康公决定如何为他安排将来。即使是太阁殿下的公子，如果不是治理天下之才，封给他两三个或更少的领国也就可以了。如果仍像现在这样，任其待在大阪，秀赖公迟早会在奸人的怂恿下谋反，其结果也肯定是失败后被迫自尽。如果事情搞到这步田地，恐怕我们都将没有面目去见死去的太阁殿下。但这种事也不能由秀赖殿下自己提出，请你找适当的时机，先半开玩笑地对本多弥八郎试着提一下。”

在当时，明白事理的人可能都会这么想，但有两个人是例外。其中一位，不用说就是秀赖的母亲淀君，另一位就是秀忠。秀忠打算，无论如何也要灭了丰臣家。他执着地认为，只有斩草除根，杀掉秀赖，德川家的地位才能稳如磐石。

二郎三郎是赞成留下秀赖的。如果丰臣家承认地位发生了变化，并向德川家表示臣服，就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另外，如果丰臣家不在了，二郎三郎自己也就完了。所以，二郎三郎必须保护秀赖。

在成为将军后的庆长八年（1603年）的正月，进行例行年贺时，二郎三郎通知诸大名可以在一日去参拜秀赖，二日到自己处便可。

而且，在正式就任将军的二月十二日的四天前，即二月八日，二郎三郎特意去大阪向秀赖贺年。

因为二郎三郎知道，自己就任将军已经严重地激怒了淀君，所以有必要现在尽一下礼数。但是，淀君的怒火是不会被这点儿事平息的，她反而认为家康是在惺惺作态，心地实在是恶毒。

在庆长八年二月，发生了一件值得特别记录一下的怪事。

二郎三郎向泰山府君献上祭文，乞求长寿福禄。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泰山是位于中国山东省的名山，泰山府君就是那里的山神。作为掌管人间寿命福禄的神，自古就被信奉道教的人们所尊崇。后来这种信仰传入了日本，自平安朝以来，阴阳师们就开始祭拜泰山府君，直至近代。

祭文是用朱笔写就的，其中有三处家康的署名。这应该是二郎三郎模仿的，三处都是用黑墨书写的。但奇怪的是，在这篇祭文中，家康的年龄被写成了六十一岁。家康在这一年应该已经六十二岁了，但为什么又成了六十一岁呢？因为六十一岁是二郎三郎的真实年龄。二郎三郎对阴阳道是心怀畏惧的。他原本是一个“漂泊之民”，阴阳师也属于“漂泊之民”，所以二郎三郎无法把阴阳师写就的祭文，仅当作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表面文章，他命人在本应写上家康六十二岁的地方，填上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六十一岁。这应该是唯一可以成立的解释了。

咱们再说说二郎三郎对丰臣家的苦心。二郎三郎就任征夷大将军之后，做出的第一个安排，竟然是把秀忠的女儿千姬嫁入丰臣家。这并不是二郎三郎临时想出的主意，而是家康在世时，在五奉行的面前，和命在旦夕的太阁秀吉交换的誓约。

庆长三年（1598年）五月五日，太阁秀吉发病，七月末自知不起。在这期间，秀吉命人定下了《太阁觉书》（遗嘱），共十一条，其中第一条和第三条中提到了这件事情。

把关键的第一条译成白话文便是：“（秀吉）长年以来，认为内府（家康）是一位正直稳重的人，一直对他非常信任，所以考虑让秀赖做家康的孙女婿，并经常在大纳言（前田利家）及众年寄（指五奉行）面前提起此事。”

接下来再说一下第三条。

“因为江户中纳言（秀忠）是秀赖的岳父，所以即便内府（家康）上了年纪或生了病，秀忠也会和内府一样继续照顾秀赖。太阁秀吉经常在众人面前如此说。”

在这里不难看出秀吉为了保护秀赖，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于盲目的执着。特别是他预想家康生病时，秀忠也会继续照顾秀赖，简直有些鬼迷心窍。

秀吉在第十一条里，提到在五大老中地位仅次于家康的前田利家。他不但希望前田利家可以照顾秀赖，甚至同样执着地要求，在利家老了以后，利家的

儿子利长应子承父业，继续照顾秀赖。

当时，秀忠几乎是欢呼雀跃地接受了这份誓约。当然了，因为这份文书第一次承认了秀忠是家康的世子。

但在关原之战后，二郎三郎成为征夷大将军的今天，情况已经迥然不同。说实话，秀忠不愿意让千姬离开自己，尤其不愿意让她嫁给注定要被自己消灭的秀赖。千姬刚刚七岁，现在就嫁人，年龄太小了，让人实在舍不得。而且，淀君总是形影不离地跟在十一岁的秀赖身边，这位淀君看上去就是一个会欺负儿媳的恶婆婆。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有谁会愿意把自己可爱的女儿嫁到这种人家呢。

但千姬和秀赖的婚约，是有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和奉行们做见证的正式的誓约。不能因为家康夺取了天下就毁约，不，应该说，正因为家康夺取了天下，就更不能毁约。虽然在誓约中没有定下嫁娶的时间，但秀忠也明白，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家康就任了征夷大将军，最受打击的就是丰臣家以及旧丰臣家的大名们。他们正在拭目以待，看家康接下来会怎么做。如果家康接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遵守和太阁秀吉的誓约，把千姬嫁入丰臣家，那么大家的猜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但在现实中，事情没能圆满地按照德川家的设想发展。首先，在猜疑心很强的淀君眼里，二郎三郎的这个原本很正常的举动，看上去像是个阴谋。淀君认为，家康之所以要把千姬现在嫁入丰臣家，只不过是给天下人演一出戏，证明自己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而丰臣家和丰臣家旧属的大名们，也至少会因此暂时放下心来。取得了成功的家臣，不忘旧主的恩情，履行了旧日的誓言，这简直就是一段美谈；已经厌倦了战争的百姓，也会因此而欢欣鼓舞，并真心地为家康喝彩，认为他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将军。

而且，随着千姬的到来，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可怕的情况。千姬嫁过来时，德川家肯定会送来大批陪嫁人员，这些人都会跟随千姬进入大阪城，并随时向家康报告千姬的情况。如果他们向家康报告了假消息会怎么样呢？比如说，他们向家康报告，七岁的千姬被淀君和侍女们虐待得骨瘦如柴，将不久于人世。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面对一个七岁的小女孩，不论怎么说，淀君也不会占理。家康当上征夷大将军后，顾念旧日恩情，信守承诺，把自己可爱的孙女嫁入了丰臣家。可这孩子

现在就要被丰臣家虐待致死了，家康听到了这个情况，肯定会大发雷霆。如果怒火直接演变成为战火，世人肯定也会接受。不管淀君一方如何解释这只是一场误会，想必也不会有人相信，因为淀君以往的言行，人们宁愿相信她虐待了千姬。到那时，旧丰臣家的大名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会不顾世人的感受，坚持站在丰臣家一方吗？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德川家占有大义名分，大名们就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投入德川家的怀抱，要么保持中立。他们不可能再有第三条路可走。关原之战时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一旦失去这些大名的支持，丰臣家无可避免地将要土崩瓦解。

淀君做了以上的分析之后，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淀君的杞人忧天。但从她的角度看，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淀君无法拒绝这门亲事。因为如果拒绝不但违背了已故太阁秀吉的遗愿，而且还会遭到世人的唾骂。此时，淀君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她向福岛正则、加藤清正、浅野幸长、前田利长等旧臣派出使者，让这些人重新向丰臣家递交了效忠书。但方寸大乱的淀君没有注意到，她的这一行为反而招致了这些大名的反感。

另一方面，秀忠对此事也非常抵触。

但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抵触仅仅来自于作为父亲的秀忠，母亲于江却没有任何不快的表示。为人父的悲哀莫过于此了，对秀忠来说，千姬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有一种说法，男人最重要的恋人就是自己的长女，千姬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秀忠最喜爱的恋人。秀忠尽管另有子姬（庆长四年六月生）和胜姬（庆长五年五月生）两个女儿，但和千姬相比，秀忠对她们的喜爱程度简直有天壤之别。现在的父亲们，也有很多人不愿把女儿嫁人，在婚礼上甚至会痛哭流涕。而仅有七岁的千姬，正是最可爱的年龄，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嫁为人妇呢？而且结婚的对象是一个迟早会被自己亲手杀死的人。尽管没有别人知道，但在秀忠的脑海里，肯定已经非常清晰地描绘过，自杀后的秀赖和淀君，倒在浓烟滚滚的大阪城里的情形。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两具尸体的旁边，添上自己最爱的女儿千姬呢？

秀忠也清楚，从政治上考虑，现在是把千姬嫁过去的最好时机。出于理性尽管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感情上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所以秀忠找了很多借口，尽可能地拖延着婚期。

“这样下去，会错过大好时机的。”焦急万分的二郎三郎向弥八郎抱怨道。

“您不用担心，您别忘了，中纳言大人的夫人是淀君夫人的妹妹。”

自从二郎三郎就任了将军，弥八郎就不再用“你”来称呼他，而改用了一种对真家康的恭敬口吻。

正如弥八郎所说，于江夫人是浅井长政和阿市夫人生的三个女儿中的幼女。长女淀君做了秀吉的侧室，次女阿初夫人嫁给京极高次为妻，而接下来就是于江夫人。三女的母亲阿市夫人是战国时期最美丽的女人。于江夫人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同时，她的身体里也流淌着父亲长政的血液，性情十分偏激。这一点，她和淀君很像。当于江夫人做出了判断，认为现在把千姬嫁过去，对自己的姐姐淀君很重要时，她无视丈夫秀忠的感受，带着千姬赶往了伏见城。此时，于江夫人已经怀有八个月的身孕。对大腹便便的她来说，从江户到伏见的这段路，肯定不是一段轻松愉快的旅途，但她的口中没有吐出一句怨言。母女二人到达伏见城时，是庆长八年（1603年）的五月十五日。

七月二十八日，千姬进入大阪城，和秀赖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同月，于江夫人在大阪城生下了四女初姬，怀着身孕在东海道的那段艰苦的旅途，也没能给这次生产造成任何妨碍。由此不难看出，于江夫人是一位多么坚强的女性。后来，初姬按照她出生时的约定，嫁给了京极忠高为妻。

千姬出嫁时带着一名年仅六岁的侍女，叫作阿巧，后来被称为松坂局。松坂局为世人提供了大阪城被攻陷时淀君等人的情况。

千姬自从出嫁以后，好像就突然从历史中消失了。她度过了怎样的少女时代，她是如何和自己的丈夫秀赖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婆婆淀君对她怎么样，一切都无从得知。再有，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形下，成为秀赖真正的妻子？她爱自己的丈夫秀赖吗？秀赖爱她吗？如果秀赖爱着她，那淀君当然会非常嫉妒，这种嫉妒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呢？千姬为此遭受了多少苦难，作为一个女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些部分，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记载。这一切都随着大阪城的陷落，被埋于尘埃。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仅仅是大阪城被攻陷后，有关千姬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情况。比如她和本多忠刻的恋情，还有在坊间流传的“谁到了吉田，都会被请上二楼”之类的民谣。千姬住在吉田御殿时的所谓的放荡生活，实际上都是后世的演义创作。千姬在七岁时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被嫁到丰臣家之后，只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复兴了上州世良田德川乡的满德寺。

满德寺的正确名称应该是“尼寺御所德川满德寺”或者“御位牌所时宗一

本寺”，是由新田义季开创的缘切寺。在社会制度尚不承认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当时，进入缘切寺是女性唯一可以主动解除婚姻的方法，因此缘切寺也被称为出走寺。在江户时期，缘切寺只有两处：一处是镰仓松冈的东庆寺，还有一处就是满德寺。在缘切寺，女性提出的离婚要求可以被认可，人身自由也能够得到保证，只要在寺里带发修行若干年，女性就可以从夫家得到解放。

千姬在大阪城被攻陷之后，进入这所寺院，切断了和丰臣家的俗缘。后来，她又嫁给了本多忠刻。千姬之所以要扶助已经没落了的满德寺，也隐含着向自己的悲惨命运抗争的意思。在那以后，满德寺一直享有着一百石的领地，在当时的二百七十五所时宗寺中，满德寺的领地排在第八位。

秀忠的心灵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煎熬。

自己的掌上明珠被夺走了，而且是被自己的妻子夺走的，这一点让他无法接受。即便是被妻子用针刺死了侍女生的长丸时，秀忠仍然可以忍受。因为于江的行为是出于嫉妒，并且，如果自己 and 于江没能生出男孩的话，侍女生的长丸将来就有可能成为继承人。但这次的情况不一样，比起秀忠的心情和利害得失，于江很明显地把自己姐姐淀君的利益放在了首位。这种行为绝对不可原谅。话虽如此，但秀忠也无法对于江做出报复。因为秀忠必须要维护自己常年以来辛苦铸就的形象：诚实、孝顺，敬畏自己的妻子，总之就是一个老实人。在这种表象背后，秀忠已经逐渐露出了自己的獠牙，但是，至少现在还不能毁掉这个形象。在登上将军的宝座之前，自己还是应该“忍”字当先。秀忠这样告诫自己之后，总算是忍住了满腔怒火。

而且，仔细想一想，把怒火抛向于江，应该是找错了人，最先提出这件事的是二郎三郎。如果二郎三郎没有提出这个要求，那么，千姬也许还能待在自己的身边。如果非要恨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二郎三郎。秀忠对二郎三郎的怨恨，由此又加深了一层。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险些就让秀忠失控。

在这一年的八月十日，阿万夫人又生下了一个男孩，乳名鹤松，就是后来的德川赖房（第十一子）。

这一次，秀忠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立刻唤来柳生宗矩，命令他暗杀阿万夫人和鹤松。秀忠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二郎三郎在孩子降生之后，仅仅通知了秀忠一下，不但没有像上次长福丸出生时那样进行威胁，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完全就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态度，认为只要通知秀忠一下就没事了。这种

态度对现在的秀忠来说，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宗矩的犹豫，阻止了秀忠的发作。宗矩此时已经知道，伏见城被改造成了一座忍者难以进入的城池。只要鹤松母子待在城里，就很难暗杀他们。为了杀死一个婴儿和他的母亲，不知道要牺牲多少柳生忍者的性命。宗矩当然会对秀忠的这个命令有些抵触。而且，已经有了长福丸，再去暗杀鹤松还有什么意义呢。秀忠的这个命令，不过是一时愤怒被激发出来的而已。

宗矩在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毅然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秀忠。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招来秀忠的责罚，但宗矩必须尽量避免柳生忍者的实力遭到无谓的削弱。

这段时间，被德川家闲置的伊贺·甲贺忍者，逐渐查明了柳生忍者的存在，并在暗地里准备打击柳生。作为有很长历史的忍者名门，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报复，因为这关系着一族的兴衰，宗矩不得不准备接受这个挑战。一场在历史上没有见诸文字的惨烈战斗，此时已经开始。在这种关键的时期，怎么能为一时的意气之争，而丧失宝贵的战斗力呢。

秀忠闻言果然大怒，甚至说出了今后再也不用柳生忍者的话。但如果秀忠真的放弃柳生，那么就沒有人为他执行秘密任务了。在成为将军之前，秀忠可以调动的正式军队也是有限的。如果是正面开战则另当别论，可如果是进行暗杀等肮脏的地下活动，除了柳生，秀忠手下的确也没有别人了。宗矩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尽管表面上诚惶诚恐地不停赔罪，但到最后也没有答应接受这项任务。不仅如此，宗矩还提出，可以派伊贺·甲贺忍者前去。

宗矩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弱伊贺·甲贺的力量。而且，让伊贺·甲贺忍者去执行这个任务，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借口，秀忠可以假称鹤松不是家康公所出，也就是说，是阿万夫人与他人私通生下了这个孩子，所以必须要通过暗杀把母子二人除掉。

冷静下来之后，秀忠也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宗矩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眼下是一个不说破二郎三郎的身份，却可以派遣伊贺·甲贺去执行任务的机会。秀忠决定派伊贺·甲贺忍者去执行这项任务。历来，甲贺忍者善于集团行动，而伊贺忍者善于个人行动。暗杀这种任务，即便不是一个人，也应该由很少的人去执行。

久未接到过任务的伊贺忍者的首领，在得到秀忠的密令后狂喜不已，迅速挑选了六名高手赶往伏见。但这六个人，连伏见城都没能到达。

甲斐的六郎半年前安排的眼线，在这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六郎在江户时，把江户城里几乎所有的江湖首领都带去见了二郎三郎，并赐予重金。因此，这些人把江户发生的所有事情都随时报往伏见，伊贺忍者们得到密令的消息，也立刻传入了六郎的耳中。他马上和风魔小太郎取得了联系。

六名伊贺尽数被斩杀于箱根山中，尸体也被隐秘地埋藏起来，所以，六人的行踪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谜。六人到达伏见之后，本应立刻发回到达的信号，但过了十天，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江户这边逐渐察觉到，六人可能发生了意外。

伊贺忍者的首领立即向伏见派出了第二批人马，这次他挑选了三倍于第一批的二十名高手。但这二十人也被斩于箱根山中，尸体同样被掩埋了起来。

伊贺忍者终于发现事态紧急。刺客们出发的时间是绝密的，只有首领本人知晓，但在第二天，刺客已出发的消息会被报告给秀忠。所以，泄露情报的只可能是秀忠。仔细想一想，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非常奇怪，关原之战以后，伊贺忍者就再没有接到任何任务，但这次却突然接到了秀忠的命令，而且任务是暗杀家康公的爱妾和她的孩子，理由是这个孩子是母亲和别人私通所生。可是他自己的母亲去年也生下了一个儿子，那个孩子就和私通没有关系了吗？秀忠不喜欢伊贺·甲贺忍者，重用新来的柳生忍者是众所周知的事，在和柳生忍者暗地里斗得不可开交的紧要关头，秀忠为什么放着柳生忍者不用，反而让伊贺忍者来执行任务呢？伊贺忍者去执行这次任务的结果，是精心挑选的二十六名高手失踪，很可能都已经死了。那么是谁杀死这二十六个人的？很自然地，伊贺忍者就联想到了柳生，如果真是这样，这次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柳生设下的一个圈套。

首领非常震惊，秀忠和柳生属于同一个阵营，秀忠会不会为了置伊贺忍者于死地，故意下达了这次任务呢？万一伊贺的忍者们躲过柳生忍者到达了伏见，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也应该是一个更大的圈套——阿万夫人的所谓私通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到那时，伊贺忍者会激起家康公的怒火，下场很可能是被完全消灭。

伊贺的首领有些不寒而栗。虽然他很早就听说，世子秀忠是绝对不能招惹的，但是现在这个传言变成了现实，而且让自己碰上了。首领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大胆地如实向秀忠报告事情的经过，并要求退出这次行动。如果秀忠发怒，要惩戒自己，就只能报告家康公了，这样也总比坐以待毙强。

伊贺忍者首领的话让秀忠非常吃惊，因为秀忠知道柳生和这件事没有任

何关系。很明显，这二十六个伊贺忍者的失踪肯定是二郎三郎做的好事。为了以防万一，秀忠还是叫来了宗矩，询问他这件事是不是出于柳生之手。这次轮到宗矩吃惊了，如果二十六个伊贺忍者是在伏见被杀死的，还有情可原，但他们在到达伏见之前就失踪了，说明二郎三郎新雇用的忍者已经把他们的势力扩展出了伏见。但是二郎三郎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人，能够消灭二十六名伊贺忍者？就算是日本全国也找不出有这样实力的忍者集团。木曾谷和户隐是很有名的门派，但是从忍术和功夫上来说，这两个门派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参加实战了。不管日常进行过多么严格的修炼，没有参加过实战的忍者，肯定不会是高手，绝对不可能打败身经百战的伊贺忍者。

剩下的就只有以箱根为根据地的风魔了。在传说中，风魔忍者的本领十分高强，而且，他们曾经被北条家雇用，参加过很多实战。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风魔忍者跨出过关东一步，再有，前年抢夺金块的事件应该是风魔所为，至少宗矩是这样认为的。这件事说明风魔忍者对家康（二郎三郎）抱有敌意。考虑到北条家灭亡的经过，这一点也合情合理。风魔忍者会投靠家康，而且去他们并不熟悉的伏见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忍者如果不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很难充分发挥出实力，特别是像风魔这种以箱根山天险为根据地的门派。宗矩排除了风魔忍者作案的可能性。如此说来，自己现在竟然对二郎三郎的实力一无所知。宗矩放弃了追查，现在还不用着急。就任了征夷大将军的二郎三郎，不可能永远待在伏见城。既然幕府设在江户，他总要到江户来吧，到那时就会很容易查出，是什么人在保护二郎三郎。在此之前，必须把和伊贺·甲贺忍者的争斗终结，并且尽可能地增强柳生的实力。

秀忠也放弃了暗杀鹤松的想法。鹤松出生，二郎三郎为什么仅仅通知了自己一下？现在秀忠自认为找到了答案。二郎三郎不知何时已经找来了新的护卫，全歼伊贺忍者就是为了显示实力。同时，这也是二郎三郎发出的威胁信号——我手下也有可用的忍者，如果有必要，我也能暗杀你。秀忠仿佛看到了二郎三郎略带嘲讽的笑容，不禁在心里打了一个寒战。

因为鹤松的出生而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秀忠，在伏见城里，阿梶夫人就因为愤怒和哀怨病倒了。最早接受二郎三郎的是阿梶夫人，后来倾尽全力，保护二郎三郎免遭秀忠的毒手的，还是阿梶夫人。如果没有她，或者在关原会战之后，她没有替二郎三郎做掩护，就不会有二郎三郎的今天。阿梶夫人为二郎三郎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比任何人都爱着他。二郎三郎在自己的侧室当中，

真正爱着的也只有阿梶夫人一个。去年在阿梶夫人的推荐下，二郎三郎带到江户的阿夏夫人，虽然深得二郎三郎的喜爱，但这种喜爱还不能被称为爱。阿梶夫人一直担心，阿夏夫人会不会怀上二郎三郎的孩子。在江户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阿夏夫人几乎独占了三郎三郎，怀上二郎三郎的孩子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即便这种担心真的成为了事实，阿梶夫人肯定也不会受到现在这样的打击。因为在大内，阿夏夫人最崇拜阿梶夫人，两人的关系就如同姐妹一般。

在大内最有实力的是阿茶局夫人，她的人品和见识都非常不凡。阿梶夫人尽管也很聪明，但很遗憾，她没有阿茶局夫人那种包容力，无法得到所有侧室的信任和尊敬。阿梶夫人的性格，就像一把锋利的剑，让大内的女人们都非常害怕，唯一对阿梶夫人表示心悦诚服的，只有阿夏夫人一个人，因为她们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同样，阿万夫人总是喜欢跟着阿茶局夫人，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阿万夫人的性格最能够让男人放松，她和阿茶局夫人一样，都给人一种圆润、温和的印象。

去年正月，二郎三郎从江户回来之后，阿梶夫人就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闺中的夫妻生活上。而且从十月开始，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阿梶夫人陪伴二郎三郎去了江户，她在这期间独享了三郎三郎，加上旅途的时间，这段日子几乎长达五个月。这五个月对阿梶夫人来说，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她享受到了充分的关爱。二郎三郎在这段时间肯定也非常满足。尽管如此，阿梶夫人却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作为长福丸的母亲，阿万夫人和二郎三郎在一起的时间肯定是减少了，但现在怀孕的又是她，这怎能不让阿梶夫人伤心呢？

二郎三郎对阿万夫人怀孕这件事，也觉得有些遗憾，如果有可能，他还是希望能和阿梶夫人生一个孩子。但这件事不是二郎三郎能够决定的。尽管人们常说，产后是非常容易怀孕的时期，但二郎三郎和阿万夫人同房的次数屈指可数，可现在阿万夫人又怀孕了。这只能说明，两人的体质吻合且非常匹配。

不用说，阿万夫人没有做任何越轨的事情。在防守如此严密的伏见城里，而且每日里和一些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的。而且，阿万夫人也不是那种能出轨的性格，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二郎三郎。在一起时，阿万夫人从来不像阿梶夫人那样，无休止地痴缠着二郎三郎，而是一味地让二郎三郎休息。她表达爱情的方式，就是为二郎三郎舒缓心情，让他身心都能够得到放松。如果二郎三郎没有心情，那么阿万夫人也从来不会要求二郎三郎一定要和自己温存。只要能够在被中感觉到他的体温，闻到他的味